

# 古人雅事 今效之

古代文人墨客注重修身养性，总有诸多雅事消遣，从中找到不为人知的小乐趣，生活简单、闲适，洒脱自在。较为寻常的是焚香抚琴、品茗听雨、赏雪候月、莳花酌酒。

其实，古人还有一件雅事，就是玩虫。

古人对鸣虫情有独钟，且有蝈蝈、蟋蟀、油葫芦并称为“三大鸣虫”之说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有云：“五月螽斯鸣股，六月莎鸡振羽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

《国风·召南》里的《草虫》：“喓喓草虫，趯趯阜螽；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”借虫子将男女之间那种缠绵微妙的情爱，那种久久未见到心上人的惆怅不安，思绪不宁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所以，在古人眼里，鸣虫又叫“灵虫”，寄托了无限的情感和遐想。

时值夏令，又是蝈蝈扯开嗓门，欢唱的好时节。

在城市一隅，有个花鸟市场。

在这里，你听到的吆喝声并不是来自卖家，而是蝈蝈清脆响亮的叫声，声音抑扬顿挫，此起彼伏，一会儿由“独唱”变成“合唱”，一会儿又如同奇特的交响曲，悠扬绵长。你可别以为这种声音是由它们的口腔发出的，其实，它们是通过扇动翅膀来引吭高歌。这

歌声，久久在空中扩散、弥漫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你的耳朵，又似乎随着轻风飘向了远方……这种鸣叫，早已盖住鸟语花香，撩得你那颗原本平静的心开始不安分起来，莫名的激动着，寻找着。

此时的你早已忘记只是来逛逛，随意看看的初衷，而是变得兴致勃勃，不由自主在市场里东张西望，似乎要想寻到那只最强劲有力的蝈蝈。

不经意间，经过一家古色古香的古玩店。

走进敞开的木栅栏大门，一股静谧幽邃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庭院，让人想起那句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。院内是朴拙的陈设，老石槽里荷花正绽放，老水缸里绿色的浮萍在轻荡，连水都变成了绿色，几尾小鱼儿追我赶，欢腾自在，水面泛起轻轻的涟漪。两边多层木制花架上各种小式盆景依次排开，一竹一石，一草一花，经过主人的精心修饰和布景，便有了灵气。

堂屋门口是两尊石狮子，气派而威严。一种美妙的香味萦绕鼻尖。宋代钱惟济写有“庭下焚香连宿夜，林间鸣佩起栖禽”，说的是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？袅袅升腾的香雾里，端起一杯香茶，倚窗而立，看着满院芬芳，忘记所有烦恼，在古人的生活里，处处蕴含着美学。

此时，主人端坐一柞木八仙桌前，正与二三好友煮茶叙旧。茶，应该是高山白茶，淡淡的馨香里带着一股仙气，又透着几分柔情。

壶，是一把年代悠久的紫砂壶，色泽浑厚深沉，莹润如玉，出水流畅，可见主人用心把玩已久，冲出来的茶自然也是醇香可口。案台一盆菖蒲，郁郁葱葱，青翠可人。紫砂为土，菖蒲为草，但这样恰到好处的置于案头，便有了不同的韵味。

茶桌上，两个有趣的蝈蝈豪宅吸引了我。这是透明的有机玻璃箱，上面布满小孔，以黑沙铺底，因为是自然式布景，搭配了有灵气且有型的太湖石和枯木，并种上一株蕨类植物，地面局部铺上苔藓，显得清静清爽且富有生机。

一个豪宅里的蝈蝈异常忙碌，上下跳蹿，不停寻找出口。看来，这是一只倔强的蝈蝈，不甘心被困于此地，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
另一个豪宅里的蝈蝈则异常休闲，闲庭信步，哪儿有眼它就从哪儿钻进钻出，时不时还去挑逗一下绿叶。累了，就立在太湖石上歇脚，漫不经心地梳理着自己的触须，这

是要出门做客，还是要去约会呢？看来这是一只性格温和的蝈蝈，一切随遇而安，顺其自然。

想不到，在模拟的自然环境里，蝈蝈的脾气性格都不一样了。

主人与友人品茶观虫，谈笑风生，好不逍遥。曾几何时，随着岁月流逝，这样惬意悠哉的“慢生活”已是渐行渐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乐趣只是停留在“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的境地。

走出门，看了看主人挂的牌子“朴拙斋”，我想，主人以此取名，想必也是希望自己无论做人做事，都应该纯朴敦厚，表达了返璞归真，回归自然的心境。

如今，久居城市，总是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动感。走在花鸟市场的小天地里，才能让我感受到一点来自大自然的恩赐。

清代文学家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花不可以无蝶，山不可以无泉，石不可以无苔，水不可以无藻，乔木不可以无藤萝，人不可以无癖。”古人雅事，今效之。很多时候，只要你愿意，就可以在百忙之中，择一雅洁安静处，泡上一壶浓茶，可自斟自饮，自娱自乐，也可邀三五好友把茶当歌，清香醉人中友情也更上一层楼。



## 咏廉

□紫乐

一尊石碑耸路边，刻满廉字醒世间。  
神州齐筑中国梦，凝聚民心唯清廉。

## 消逝的麦垛

□桑云梅

云朵之下，垒起的座座麦垛，矗立在村庄蓝色天空下，停伫在村民的甜蜜心坎上。那金色麦垛，是一首首金色的诗篇——书写在村民的黝亮额头，是一支支动情的曲子——飘荡在村落的房前屋后。

当“布谷布谷”盘旋萦绕、声声入耳，便是堆麦垛的时节。父亲总会沉沉地说：要想垒好麦垛基础牢固最重要。父亲在众多麦捆中挑选出又高又大的，竖立一起作为底座，一个紧挨一个抱成团儿，一层又一层。这时我和哥哥就成了“小帮手”，帮忙搬运小麦捆子，麦垛每高一层，父亲便要爬上一层，接住乡邻们扔上去的捆子，一圈一圈堆垒、压紧。光着脚丫的父亲踩在绵软的麦捆之上，麦垛顶部尖尖站不住人，他便踩上旁边木梯用铁叉挑起小麦捆堆垒，直到麦垛顶部收拢有尖。这样，父亲对他的麦垛就满意了吗？不，父亲还要给麦垛作最后的装扮。父亲拿铁锹或者铁叉，像侍弄几个顽皮的男孩一般，哪处麦秆伸得太长便朝里打一打，哪处有小空洞容易渗水就往外扯一扯，再给麦垛戴上一个用麦秸杆编织的大草帽。堆垒上一个漂亮稳当的麦垛要花费父亲半天时间，焦灼的阳光炙烤，黏咸的汗水流淌，单薄的衬衣灰黑。别家麦垛都是普通的长条形，父亲堆垒的宝瓶似的麦垛总是让全村人惊叹，那完美的垛形和艳美的目光是对父亲最好的褒奖，那充实的幸福感即刻荡漾在他黑红黑红的脸庞。

带着花香的麦垛是丰收富足的象征，是农人家的骄傲。有眼力的大叔大伯们，只需过一眼哪家场上的麦垛，就能估摸出这家今年麦子收成几何，并且能够精确到上下只有三五十斤的来去。谁家的麦垛又高又大，就说明谁家的麦子大丰收，谁家的日子富裕殷实。收成最好的那家，必定会迎来乡邻们一波又一波祝贺，高高大大的麦垛骄傲地享受众人指点称赞，甚至显现出一股子傲气来。

带着清新意境的麦垛与爱情有关。谁家的麦垛高、麦垛大，说明这家农户人丁勤快，日子丰厚，姑娘们都愿意找这家的小伙子。村里的后生们，争着抢着将自家麦地侍弄好，争取多收麦子，收好麦子，把麦垛码得高高的，大大的，好像麦垛有多大多高，他们的爱情就有多浓多甜。乡村的诗意夜晚，姑娘小伙儿们喜欢坐在麦垛上谈情说爱，那美妙的阵阵蛙鸣为他们欢畅伴奏，那提着星点灯笼的萤火虫为他们点亮爱意的心灯。

在那一往不复的旧时光，麦垛是哥哥和我的游戏场，我们盯住别家一座麦垛，坚持不懈地从中间抽掉几小捆，小臂抽红了，小臂抽酸了，直到掏出一个深深的洞。哥哥和我将小小的身体钻进这个黑洞，时常有猫儿狗儿也来寻求温暖庇护。夕阳的余晖缓缓浸染茫茫夜色，玩累了，我们相互依偎着和小猫小狗在眷属中沉沉睡去。这个充溢麦香的小小世界，是哥哥和我的薇薇天堂。在这个充满麦香的小小世界里，我们和小猫小狗便是整个村庄的小主人，灵魂高贵如王者。严严冬日，金色麦垛安宁地停歇村子的角角落落，也将温暖馨然栖息在村民心头。麦垛檐边凝结的冰凌晶莹剔透，小小的我踮起脚尖也够不及。这时，亲爱的哥哥总会神奇般出现，“卡吧”一下扭下最漂亮一根塞在我嘴里。金色麦垛下，陌陌暖阳里，马上就会出现一群贪婪吮吸冰凌的可爱孩子们。

晨曦微露的黎明，露珠摇曳的清晨，阳光正耀的正午，晚霞弥漫的黄昏，云朵之下的麦垛渐行渐远，逐渐消逝在记忆的扉页。但是，她们却如时光流走的痕迹，或浓或淡，永远烙印那里，挥之不去。乡村麦垛，喧嚣红尘中的净土一方，让我时时回归，安放寂寥又浮躁的灵魂。



顾影 □崇君

## 钓鱼之趣

□秦莉萍

刚下楼，遇见老张夫妇。老张提了桶，另一只手拿着折叠凳，老张爱人吴姐紫色T恤外套一件淡蓝色防晒衣，一顶遮阳帽，一个渔具背包，同样拿了一把小折叠凳，折叠凳上橙色的帆布座面，在这个夏日，格外耀眼夺目。

“又去钓鱼？”我边下楼，边对着正在锁门的老张微笑。

“嗯，要不，干啥去呢？”老张回头，也笑。

“他呀，一天不去钓鱼，闲得无聊，吃鱼都吃腻了。”正欲下楼的吴姐笑着自嘲。

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小区大门，我赶着上班，急匆匆而去。

离小区不足百米远就是黄柏河，放眼望去，两座大桥分别横跨于黄柏河上、下游中间。每天清晨上班，沿黄柏河河边廊道穿行而过，总看见在下游处有许多钓鱼者。我觉得奇怪，为啥偏偏都集中在此呢。

直到有一次，是个晴朗的清晨，我路过下游处，刚跨过大桥，远远地，河道坎下浅水处，时不时有明晃晃的物体晃眼，走进廊道围栏边细看，原来是河中的鱼儿在太阳照射的地方撒欢，难道它们在晒太阳？水草一蓬蓬舒展开，顺着悠悠飘着，一会儿又妖娆一团，时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，忽地一下，又一头扎进河水中，鱼儿不大，但我分明看见它跃出水面的那个瞬间。

而就在不远处，一只只长嘴白鸟在河面上盘旋低飞，一位老者举着单反追着一只白鸟妖娆的身影，不断变换镜头。许多垂钓者立于河坎边，他们举着长长的鱼竿静静等待上钩的鱼儿。一处处抢眼的鱼白，丝毫未觉惊奇。倒是引起我的驻足停留。一溜排人，或坐、或站，或蹲，老者居多，也有妇人，都无暇顾及到跳跃至水面的鱼儿，他们都一个姿势，举着钓鱼竿，眼睛盯着鱼竿下方的鱼漂是否抖动，有的把鱼竿放在鱼竿支架上，悠闲钓鱼之趣抽着烟，那眼神，像极了一位哲学家，坚定而深远，又似一位艺术家正全神贯注构思某个细节。

老者的镜头中，应该不只是拍了那些白鸟。我想。

“喔唷，又是小鱼！”垂钓者中有人说话，还是个女人。我寻声望去，看见那件淡蓝色的防晒衣，咦，那不是吴姐么。说话间，吴姐举起鱼竿，两条一扎长的小鱼活蹦乱跳摆动着，嗬，还是双钩呢，我吃惊。她收回鱼竿，快速捉了鱼，丢入身旁的小桶，迅疾又上了鱼饵，动作敏捷地抛了出去。前后不足一分钟。就在吴姐抛线的瞬间，我才看见处在她身旁的老张，两人中间隔着那只装鱼的桶。

吴姐钓了鱼，老张竟还能稳坐？至少，在吴姐举起鱼竿的刹那，老张瞟了一眼吧。

巧合的是，前不久刚读过余秋雨的一篇《垂钓》。文中描写海岸偏角处一个胖老人和一个瘦老人钓鱼，胖老人鱼线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，钓钩上不断有小鱼儿上钩，每每次扯上来都是满满的六条小鱼儿，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。而瘦老人只挂了一个，而且还是一只大钓钩，看见鱼漂浮动时扯上来啥也没有，瘦老人不厌其烦把鱼饵抛至水中，泥塑般静待大鱼上钩。

于是，自然想到耳熟能详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，姜太公更有趣，他钓渭水之鱼，离水面三尺，用直钩不挂鱼饵垂钓，愿意上钩的鱼，就自己上钩。没有鱼钩，没有鱼饵，能有鱼儿上钩吗？他每天立于渭滨溪，如一座恒久的雕塑，静静守候，直到周文王外出打猎时，途经渭滨溪，看到姜太公钓鱼的奇特，遂上前与之攀谈，谈得极为投机，即拜为师。后姜太公帮其伐纣灭殷，建立周朝。

一次垂钓，因一场意外奇遇，对姜太公和周文王来说，都是受益者。

每日下班回家，依然穿河边廊道而过，钓鱼者仍矗立于河坎上，不知疲乏。一次，行至下游处一座大桥上，在过道路口，一条十多斤重的鲤鱼横卧在路口一侧地面上，垂钓者站立桥头，正向路人叫卖。

突然，那个举着一只大钓钩瘦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笑了笑。

### 释“冰霜迫残岁”

到了“晚年”，这样理解似乎也有几分道理。但若真如此，此便不是大诗人陆游！不是一辈子想着上马击贼、建功立业的陆游！诗人目睹“道边新食人”，想到“中原久丧乱”，明白“即今冒九死”，结果仍是“国家两无益”，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！诗中“白头乡万里”一句，是夸张的说法，意指忧愁之深。如此，“残岁”一词当是其消极的说法，犹如壮年人说“了此残生”之“残生”，其中恰无多少自认已至“晚年”之意。

朱是诠释过度，钟乃诠释不足。

### 魏碑书风探索展

5月底6月初，市文联、市书协联合举办《魏碑书风探索展》，开幕那天我在南京，故未能出席，不知到场的朋友们观感如何。回通后特地去欣赏了一下，觉此展意义深远。在这个展览中，可以看到学书该如何起步？如何继续前行？如何实现目标顺利收场？成功和不足的例子都有，有心的学书者若因此而反观己身，收益当不会小。

有两个学书才一二年的大学生要去观展，询之于我，答应分别陪同。观展时交流甚多，现记录观感如下：

临帖功夫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关？没有统一答案。因人而异，越深越好。展览中好几位中老年书家就是榜样。现代人事多变，朝学执笔，暮已狂草，热闹一番之后，发觉白白浪费了许多光阴，此等事极常见。魏碑鱼龙混杂，说凡碑皆好，不合实情。魏碑风格虽异，然结字用笔具时代和地域特性，也即共性。选择范本，宜有所取舍。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，并参看近年出土之“魏书墨迹”，从目前来看是一条上上之路。取其拙朴、生辣、灵活，弃其怪异、生硬、破碎、错讹。千万不能闹“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”式的笑话，展览中即不乏此类作品。

如何由临习向创作过渡？展品中也有不少正反面例子。有专临一碑并用之于创作的，有博采而后融合的，有类于集

字的，有径取后世魏体书家的，有学习时风的，有了魔道仍不自知的，更有与魏碑毫无关系的。特别是按自己理解的魏碑特征进行创作的作品，数量不在少数，涉及多位书家，运用理解去创作，证明技法理念已较成熟。理解的深度决定创作的高度，有数位书家对魏碑的理解失之于狭隘和表面，以雄起起、气昂昂，筋肉暴张式的形象来诠释魏碑，误多矣。北魏字有定法，但出之自在，故多变。时人多不解此。

创作是对临习成果的检验、运用与发挥。创作时以自我为主，有相当大的自由度，因此如何进行风格定位十分重要。平时应与周边书家以及时风保持一定距离，这样才有可能保持独立性和独特性。学书目标要早日确定，就像开车使用导航，先确定终点目标，然后选择合适的路线。目标正大，过程稳健，宁静致远。

展品中有工深力雄有心得然格调平平者，有志在运用然化用之力不厚者，有才华横溢然因不尽精微故无法致广大者，有聪明独特然已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时风者，有化奇险为平庸者，有“掘井”过多因而难以见水者，有甘做书奴者，有缺少理性思维导致笔下不知所云者，有优劣不辨、取舍不明、以丑为美者，有投机取巧、哗众取宠者……均可作学书者之“镜子”来看。

魏碑大多质朴有余而情韵不足，故当以文化之；魏碑千碑千样，故又要综而化之。写魏碑贵在能化，有文气，自成一家，以浑厚天成、沉雄蕴藉者为高，康有为、萧娴、于右任、谢无量是也。魏碑之化，在学养，在情性，在胸怀，在勤奋，在天分与岁月。

一位学生立志将来在学术上有所作为，乃特向其指出：此次展览中有书家所临之范本非魏碑，乃南朝作品，模拟之作亦如此，因而与主题不合，是此展在学术方面之硬伤。将来做学术研究，在资料搜集方面要格外小心，千万不能犯此类低级错误。

